

集部

絜齋集卷十五

宋　袁燮　撰

行狀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

君諱穎字洪卿其先呉興人後徙明明今為慶元府曾祖諱阜故迪功郎容州戶曹參軍祖諱字故左奉議郎父孝全累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先是君之曾

伯祖希始以儒學決科起家時則有若戶曹公實繼其後戶曹勇於為義喜周人急尤篤於宗族創必慶堂於城南延碩師聚族子弟就學涵濡薰炙彬彬可觀時則有若奉議公及其從兄持持之從弟大任相先後擢進士科而姚氏遂為鄞著姓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為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合堂同席之好秦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再調和州録事參軍即致其事官止通籍時人高之大夫公克

遵家教培養益深時則有若校書君對策大廷獨冠多士而姚氏益著沿流溯源殆非偶然者君資性警敏十歲屬辭已工試於鄉校郡博士疑非己作更題以驗之操筆立成師事屯田鄭公鍔苦心刻意種積累年詞采絢發且有典則矣校官相繼皆名流復親炙焉又求同志之士相與講磨參攷古今詳於興亡理亂是非得失之迹下至曲藝小說多所采獲又思馳騖不止安所歸宿大書論語一編朝夕誦味之且取伊洛諸儒言論之

精要者叢為巨帙探索其旨理融心通德與藝俱日進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選明年春南宫奏名范公成大領貢舉見君筆力雄豪亟稱之奉大對集英殿於是孝宗皇帝臨御十有七年矣渴聞嘉言以臻極治君首言中庸大學治道根柢為天下國家之要在於九經正心修身之效見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内外相為貫通世固有好是書者乃謂緒餘土苴不足以盡道舉而歸諸希夷曠蕩不可容聲之境言不適用人主疑焉故功利權術

之說得出而乘之又言秦王衡石程書天下病其苛漢宣帝用刑餘任法律而政治淪於雜光武奪三公之權事歸臺閣而東漢之規模淺狹唐太宗兼行將相事而有好大喜功之病德宗強明自任而韋渠牟李齊運裴延齡之流得肆其姦臣願陛下握其道揆毋以多事自弊操執綱領俾羣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又曰力一則強分則弱聖人治天下惟於先務用其力而末節俱不暇講藝祖皇帝肇造之初一統之號卻而不受惟諸國

是圖始得蜀而黜王全斌所以爲江南計也始下江南而惜使相於曹彬所以爲太原計也澤潞之役趙逢扈從憚太行之險止於懐州以墜馬辭則貶逐加焉所以懲避事也自奉極於儉約而用兵之費獨無所靳惜諸國之帑藏哀歳用之贏餘將以收山後諸郡易敵人之首也藝祖惟用力不分是以征伐四出莫不如意今天下最大患者金人未殄中原未復爾惟陛下通藝祖創業之法而經營之則必有道矣又曰中國有以自立而

後外域可圖今士大夫安於苟簡和議一成則以言為諱烽火不接於江淮羽檄不馳於荆蜀則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怠惰之風成而勤恪寡畏懦之習勝而勇氣消無能奮身為國家當大事者臣以為當今之務必内有以作士大夫之氣而外有以伺敵人之隙蓋金人之悍不可以力勝而可以計取漢高帝之取項籍不在於垓下之合圍而在於陳平之反間彼其權臣擅政骨肉相殘一動於蕭牆之變吾投其機而間之則攻取易為

力武帝百戰而不能滅匈奴不乘其隙也其後匈奴㝹五單于爭立宣帝推亡固存一投其隙而呼韓款塞元帝亦因以斬郅支皆乘其隙也臣願陛下為先定之計以待敵人之隙又曰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其氣非不壯而見誚於季布鼂錯為景帝削七國之地其志非不銳而見愚於揚雄高后不用噲言而天下免于瘡痍之禍景帝惟用錯計而七國之變幾至于不支凡此皆深謀遠慮切于當時非獨書生無用之語故表而出

之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策第三天子覽而異之擢為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温飽可但區區詑郗枝蓋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者上因思不寳遠物之戒書旅獒一篇賜君等故事例給墨本今奎畫獨藏君家㝡無前比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上以君策論北人事宜戒毋鏤版而亟欲試以民事詔與添差君言員外置官朝廷所

以優朝士厚宗戚吾不可以冒此寵力辭上嘉歎許之
魏惠憲王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魁天下者欲榮其歸
使以盛禮逆之君不事表暴扁舟抵故廬人無知者祖
妣孺人史氏太師魏公之姑也君始唱第魏公再相以
親故頓首稱謝王魯公信知其然曰是足為吾壻矣明
年魯公拜樞密使竟因魏公以其女妻君他日因奏事
及之上曰姚某策中用趙逢事極當其簡記如此七年
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當世鉅儒也一見契

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
雖丐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君避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
道之且曰是當力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於里居
之樂其親也鄭公既去繼之者治尚嚴切催科峻甚君
言郡之嚴切什一縣且什五吏胥並緣輾轉滋甚民何
所措手足懇切規諷守感其誠不以為忤歲大旱勸之
疏決寛其期會蠲其無所從出者歡聲載路甘雨嚮答
邦人深徳之八年五月召對論治道體要其略曰舉其

偏則弊自除反其本則利自興出於彼必入於此如翻覆手爾是故獻諛者斥則忠讜至利口者擯則真賢出議與大獄請用嚴刑者抑則寛政可舉巧於聚斂以羡餘求媚者黜則民力可蘇嚴侵牟之禁則兵力強杜債帥之門則將材奮俗吏不為公卿則詩書道顯近習不預國議則恩威柄專苟且者不容則任職者厲恬退者褒擢則奔競者消欺罔是懲孰不務實黨偏是戒孰不趨中若此類合十八條皆抑揚取舍判然黑白彰明較

著之論而歸諸人主心術讀未竟玉音琅然曰道理當如是論常平之儲久且紅腐請嚴以新易陳之令義倉賑濟遠者難及欲復鄉為義廪之法又論守令不可數易盍委監司舉郡守郡守舉縣令有公平通敏慈惠廉潔者遷其官而久任之則進取無滞才志獲伸矣上悉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吏襲故迹𨻶黄數字請復書之以是為供職君不可曰吾當自親之或有舛誤無不是正時方重館閣之選階以居要地者甚衆四方承風致

饋啓緘易銜以反之時論服其清德會魯公當軸引親嫌求外補參政周益公欲以郡處之固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曰宰執子弟所爲不得官州縣者慮他人覬望道不行也㨿其可乎強之而後受館中諸賢惜是别也相與祖餞於西山園亭用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分韻賦詩九年轉宣教郎君蚤以儒英萬言正對結知明主中秘校讎最爲清切簪筆持槖之列要不難致顧丞藩郡塗轍稍迂若心所不怏有不屑爲者既至

官夙夜恪共職業所關纖芥不苟有所剖析明見毫末而不自矜衒密啓郡將惟所施行吳江二豪訟久不決部使者知君通明以是委之君揣其情必持縣短長有掣其肘之故檄令逮之不報趣之果以豪强未易追逮為言君詰之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也正欲制此曹爾此而不懲焉用州縣卒窮竟其事闔郡悚服張公杓之領常平也嘗䕶使客夜分抵館舍君偶在告攝事官不集張公怒將劾之懼而求救君不許恚恨而去徐為

申理事竟得釋而斯人不知也十年秋旱甚齋戒祈禱心形俱瘁由是得疾疾且革語家人以二親之養不伸君父之恩未報為終身恨十月甲戌卒於官舍享年三十有四二子元特纔四歲元哲二歲一女三歲家貧喪不能歸魯公自遣其子護之還鄉其年十二月壬申葬於陽堂鄉延壽山之原始君處庠序莊肅自持寡笑與言一飲一食亦無所茍非意相干未嘗輕慍人皆樂其可親有戲狎者正色以裁之又可敬也識者知其為遠

大器事大父母父母皆謹甚大父母終過於哀慼大夫
公性剛委曲周旋求所以悅之或有慍怒屏氣以立不
敢輒退引咎刻責至於自撾母宜人楊氏病疽焚香敬
禱願以身代俄而疾瘳友愛亦甚篤既壻王氏其季貧
緣補官又捐奩資以嫁其妹凡所以順適親意者無不
用其極該郊祀恩以君曾任館職二親俱封人皆榮之
而君志未足也每謂立身行道無忝古人始足以顯其
親焉才華之富傾動流輩而榮進之念曾不汲汲其言

曰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於所遇而已閒服深衣以迂名齋此豈隨俗苟求皇皇於利欲者哉跂慕前修必取其中正不偏者於當世人物心焉惓惓疏三十餘人勸魯公急用之宰相無他職業進賢而已矣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君子衆多則小人不能勝此前輩規模也君之賜第也令建康留守葉公實為第二後復同官吳門契好日深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君深病之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旣與葉

公定交又併葉公之友為魯公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私恢張吾道之公也天假之年此志獲伸天下異同之論將泯然不見其迹豈復有後來若是之紛紛哉此君子所以為斯世惜也孺人用魯公恩封其寡也年二十三爾守柏舟之節搖者萬端確不可奪不惟天資之美亦足以驗君操行篤實刑於家人者如此生理蕭條清苦已甚依倚外氏撫教孤幼至於成立元特以魯公遺恩為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主簿近例掄魁澤不及後

者特旨官之元哲由此受命為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主簿兄弟修謹嗜學振起門户將有望焉皆娶舅氏女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長孫也孫男女各二人君雙親垂白見其後裔如此寧不自慰而君垂没之言不及終養銜恨無窮者亦足以釋然於泉下矣君没二十年二子將求銘於當世鉅公而屬某狀其行其請勤勤懐我亡友見其後昆心焉悲惻其敢有愛於言乎雖然某老矣學殖既落無能發明實德懿

行將晦而不彰是則有罪躊躇久之而二子之請不已遂强為之詞雖不工要非溢美嗚呼其摭實也夫其可信也夫謹狀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

曾祖宗旦左監門衛大將軍

祖瑀武功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父康年武功大夫集慶承宣使

公諱湛字瑩中泰州成紀人也七世祖贇左神武將軍生仁俊左金吾衛上將軍仁俊生正言太傅左金吾衛大將軍自曾祖而下三世又皆以忠勤任職名績班班前後相望於是馮氏之門益大公山西將種姿貌偉傑膂力絶人嘗從集慶公履危橋偶隕深淵即躍入抱持以出時人美其孝壯其決而知他日必能捐軀犯難以功名著見於世自吳越春秋及他書傳多所涉獵材氣磊落不從廕補期於自奮舅劉公錫錡兄弟皆中興名

將深竒愛之教以兵機將畧敏悟英發益自負有掃清
關洛之志順昌之役錡以孤軍大破烏珠精兵二十萬
公時在兵間身先士卒陷陣卻敵由是以驍勇顯烏珠
再攻淮西公復從錡於炎山青溪柘臯戰比有功錡加
器重初以親嫌止授二資及是又進一資田師中總兵
武昌公從之數年既久從陳敏討賊於虔汀梅循潮惠
閒齊述據虔以叛諸軍十旬弗克敏募敢死士先登公
首應焉擐重甲手二劍率其徒三十六人冒矢石登雲

梯死者相屬公亦重傷勇氣彌厲賊不能拒師從之遂入其郛以功進一資賞不酬勞敏以為言陞馬軍第五將公益為盡力深入瘴鄉平何白旗等七十餘族俘酋豪黃大老謝二化輩六郡以清會名敏還工部海船至明之定海統制范榮請為將佐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有長驅之志蹂我淮甸且欲以舟由海道襲我詔公措置山東借補忠翊郎權破敵軍統領率兵八百人海船二十艘與浙保總管李寶俱中流颶風漂溺過半冬

十月遂與寶入海州金遣尚書蘸保衡孟都統及母弟阿爾威率舟千餘泊膠西衆十餘萬别以萬人道新橋趨海州公請先擊之以挫其鋒寶許諾即勒兵四百五十人及左翼軍李實魏勝所統千三百人結陳而行至新橋與金五千人遇力戰克之夜半還城密與寶謀我師新至幸而捷敵必益兵而來何以禦之且彼舟得風將出港入海破滅未有期也不如奉詔登舟用我所長攻其無備可以得志寶然之詰朝偕行次於石臼關趙王

世隆趙友來降友言膠西敵舟兵數甚悉公請以三舟為先鋒友為鄉導尋至唐島望敵舟率五十為陳甚衆而整有張五益危坐舟中者友以蘇保衡告計獨剪滅此則其餘不攻皆破而天時方寒風不自南何以前進焚香禱之須臾南風盛猛波濤洶湧戰艦乘之縱横若神敵相顧駭愕俄有七星黒旗褐裘衷甲駕巨船率鋭卒而至者矢發如雨友復以阿爾威告公挾一矢斃之奪其金牌獲百尺船敵人膽喪廼諭以國威信汝曹中原

遺民宜早自拔不者兵船四集善惡不分矣衆投戈請
命公即躍入敵船以刀擁千戶張賡邢諤韓宗愈及大
漢軍百五十餘人來即其船實薪草沃以膏油乘風熾
火縱之北岸延及餘船烟焰漲天敵兵驚潰溺死者甚
衆時二十七日也晡時寶方至火猶熾燔爇林木殆盡
半月不滅尋以所俘獲詣寶賀寶嫉其功恚曰何賀公
曰以烏合之衆破强敵十餘萬節旄且至何得不賀寶
將執之公曰某之功主將之功也取舍惟命敢有他望

即脫身舟中寳慍未已戮舟人以逞公不敢懟愈益自力聞金餘燼復羣聚急攻之舍舟遁悉焚而行至牢山即墨人王彦于宜與其父老請乘兵威糾合諸州忠義收復山東言之再三公見其誠懇與之約不出三日以萬人至則可衆踴躍從命越二日至者五千餘人有器甲者强半公即登岸部分隊伍申嚴約束時敵七寨相望公以所集忠義兵區别為七各當一寨躬督所部俱發言此去即墨纔四十五里吏失人心攻之易克乃使

高翔偕進翔即壘人習知山川形勢勇於立功即舉兵破縣擒長吏以獻忠義士爭歸之衆至五萬咸有奮志公獨念王師竢我不獲乎上事何由集不如姑歸惟其所命乃授翔方畧攻濟南為復故疆之漸遂引兵還海州十一月自海抵明十二月獻俘闕下天子加嘆其功賜金帶銀千兩官承信郎護聖馬軍裨將授李寶節鉞議者謂敵人瞰江閩膠西之衄不勝憖怒迫諸將速濟是以及禍論功行賞宜以公為首朝廷亦具知之明年

遷公三官得成忠郎及公擒李承富五百餘衆既釋其罪以隸水軍遂以公為統領而代寳屯江陰以暴白其功焉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左翼督府温明福建水軍莫能擒制丞相舉公討之使選於水軍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公言於二相有都統在不先白之將以専輒獲罪相公獨不記往日事耶二相曰公第往吾主之誰敢不聽遂還屯行有日矣張子蓋聞之果大怒公走丞相府以告改樞密院水軍統領趣使趨海

至黒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多勇悍者釋不殺請於朝亦以隸水軍教以擊刺弓矢之技卒獲其用遷忠翊郎詔選精兵二百戰船一艘與戚方往濠州措置邊面以公為江淮都督府同統制將行點兵卒長趙頤等四十八人棄甲而逃公不為動益嚴軍律翼日召其麾下告之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敵今欲退避自全獨不念雠恥之未雪耶衆感泣公曰若果忠誠涅汝面以誓殺敵人而賞汝以銀若絹可乎衆樂從刺者三百人賞之

如約人無二志又以所將寡弱守禦不足聞符離潰兵聚兩淮間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輩往往為盜招集之得五千餘人有益兵之利而除寇攘之害其處事兩全如是權知濠州改建康左軍同統制明年金犯淮東西公以兵扼宣化定山擴口三渡說都督府分遣諸將邀敵歸路絕其糧道而縱兵以擊之三請督府不從居無何敵四騎來以講和告公疑焉索之得江面圖靴中請督府誅之既乃勞遣而還時諸軍未有鬬志而三渡兵

又弱公以為敵情叵測釋此不誅彼悉吾虛實有輕我
心因集軍士竄之敵人讋服而督府不悅凡公為將忠
於為國而不肯苟同者類如此師還為建康水軍統制
尋添差隆興鈐轄乾道初除環衛宮殿司統領轉忠訓
郎歷樞密院定海水軍統制五年召對論制敵取勝之
法且言自古名將無非出奇上問奇兵若何對曰今海
道是也異時六師順動臣請以千艘數萬兵乘便風徑
指敵巢糾率豪傑可以全勝上壯之於是水軍始隸御

前以萬人三軍十將為額轉從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御
前水軍統制公復言定海之屯止於備禦趨山東遼遠
驚濤暗沙之害出於不測難以進取楚之鹽城密通海
州信宿可至請徙屯焉先為不可勝以乘可勝之隙天
子下其議或以迫近鄰境為疑公乃請屯平江之許浦
六年以公為御前水軍諸軍統制詔從其議立四寨去
鎮三里許占民田三千五百畝償以公田築堤捍海為
屋萬間材良工堅規制恢廣隱然為東南巨防自江入

淮進取為便識者韙之明年遂遷所部三千人於新寨
益以江陰屯兵為五千人又言諸州縣徒類多勇壯可
備軍伍及海道鬻鹽徒黨盛彊巡尉所不能制者其人
皆熟於舟楫補以為兵誠舟師之利敢以為請上皆許
焉增三千餘人而萬人之額至是庶幾焉是歲羊舜韶
之衆攻劫海州上下舜韶者羊家寨土豪始欲取金州
縣既而兵糧俱闕進退不可遂窮為寇公表奏其故請
往招撫上親洒宸翰亟以委之公以百人自隨乘輕舟

由許浦趨淮口布宣德意開示大信舜韶感服散遣徒衆復業與其儕類十八人束身歸朝人給錢十萬仍隸公麾下超授右武郎有沮之者轉武翼大夫主管崇道觀起為浙東兵鈐自是許浦主帥屢易皆以不勝任未幾去上由是思公淳熙二年名對除御前副都統制復領許浦公治軍一躡故迹節財用剔姦蠹大修戰艦開梅里河五十里號令嚴肅壁壘旗幟復精明四年被旨來觀未及奏事而怨公者中以危法先是錢糧官陳嘉

盜用劵錢公痛懲之嘉由是怨其弟時舉訴公不法公詣闕自言朝廷知其枉抵時舉罪而嘉益怨許浦民俗規利戰艦之旁積蘆如山公以火患為虞闢地為場以時直買蘆減價以鬻之其入稍厚而規利者皆怨又築場之處張氏居焉雖以公田易之不免他徙而張氏亦怨於是諸怨家合謀妄謂蘆場邸肆之息公自私之謗讟喧然飛語上聞大理案驗幾月索軍中簿書攷財用出入之數纖悉明白無己私者獨以犒軍旅養忠義稍

出於繩墨之外者一二事具獄上天子察公無他薄其罪謫居潭州六年山賊陳峒起郴犯道之江華連破桂陽軍臨武藍山二縣剽悍善戰頗有策畫據崇山深谷多施偏駕弩礌石手砲又有小盾皆其長技大軍屢戰不能克湖南騷動安撫使王佐奏請起公為兵鈐統制軍馬公不可强而後許選將兵八百人躬教習之士氣振發軍容鮮明坐作合變一如律度既旬浹度可用合土軍弓手義兵三千餘人進至黄沙寨猶慮所將非素

拊循難於應猝伏精鋭林莽以為之備峒黨俄集大呼奔突我軍幾不支伏兵發射峒弟殺之賊始卻衆心稍安乃築室聚糧為久駐計而軍又數驚公安卧自若鎮之以靜控險要覘虛實凡其根株窟穴姦謀詭計無不知之每出接戰必克又念雖時時小勝非出奇無以制敵益募死士得八百人名敢死軍豊犒而旌别之人人思奮戰於竹子塘無不一當百賊徒摧敗軍聲大振矣公謂此窮寇急之則致死不若以計困之乃斂兵閉壘

養威持重有所擒獲縱之使去曰吾渠魁是殲脅從何為汝能誅滅首惡不惟宥罪抑有釀賞務以是壞散其黨賊欲戰不得力罷意沮且内自相疑無復固志於是進兵逼之五戰五克遂乘勢欲殄滅之使劉横張立李猷將奇兵三百人從間道走空囤焚其積聚巢窟夏俊田昇各以兵進擊而身率敢死等軍徑抵律頭洞為之援兵始接賊巢四面火起糧儲營落倏忽無餘我師方壯賊力不敵欲退保空囤則已焚毁倉猝不知所為於

是大潰官軍乘之橫尸蔽野厥明餘黨窺覘欲奪舊巢
軍士度水擊之自辰至申賊復大敗溪流為赤擒五百
餘人攀緣險絶窮追數日斬峒英州境上獲三千餘人
賊將大懼殺副首領李念九降餘黨悉平自出師至是
兩閲月迺以前後俘獲别二十羣寨居廩食一如軍制
聽帥臣處決未嘗專戮又於竊發之地團結諸鄉自十
歲至六十籍姓名於帥司給據歸業官軍所過秋毫無
擐擒賊將四十六降二千人而軍士之歿於陣者五十

七人而止嗚呼可謂善用兵也已敘武功郎添差潭州兵鈐改隆興府又改浙東路鈐數歲天子念功不忘而後盡復故官數宣宴勞問出内帑萬緡以賜十四年除左衛將軍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上屢言海上之功旌賞未盡將悉官其諸子公謝不敢偶殿帥有修奉山陵之役俾公攝焉尋為鎮江軍副都統天寒以私錢助給軍士醫樂或忌而譏之上雖不信猶以將帥不和之故徙公建康紹熙改元轉武節大夫繼又進一官主帥卒

攝軍事鎋軍逾二十萬緡五年改荆鄂副都統制屯襄陽今天子嗣位轉武功大夫常以為屯田之地自古江左重鎮當今要害處非訓習士卒使人人可用無以待不虞益修紀律繕甲兵習勤戰陣整齊舟師常若對敵威名遠聞軍民按堵惟恐公之舍此去也慶元元年被名至九江得旨奉祠屬疾至平江疾甚以八月十日終於舊居之正寢壽七十有一娶楊氏先公十六年卒次配嚴氏繼公而亡俱封宜人子十一人棋忠訓郎沿海

制置司水軍統領杞該公致仕恩梓下班祗應殿前司護聖馬軍副將權保義郎江陵府副都統司書寫機宜文字檜進義副尉栫承節郎槱柄俱進義副尉柜以疾未仕杓承節郎楠早卒女二人長適忠翊郎監内軍庫胡琛次許嫁忠翊郎趙善稗孫男八人燧煥煇爌餘未名女十四人長適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李文鑑次適保義郎監福州古田縣商稅王惟明餘未行諸孤奉公喪東以其十二月庚申葬於慶元府奉化縣禽里鄉小

海里銅山之原合楊宜人之墓公天資忠亮明於大義自金據中原志雪國恥慕古忠烈士論南北形勢甚辨韓岳諸公既殁殊勲駿烈鮮克有繼公奮迹行伍不自菲薄以前人功業為不難就以神州赤縣為必可復感慨憤激一飯不能忘與夫懷安徇私志念區區不出一身一家者何其相萬也壯嵗豪舉以膽決自喜在鄂救焚升屋而墜躍身烈焰中破鏞而出湖口二虎為暴行旅患苦公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剌之洞腹其勇

而義多此類然寛厚有識度代李實將屯不念舊惡覆護其短趙濟戰船多壞不劾其罪卒與協力修治無闕軍市所入費於犒享豪傑慷慨之士厚賞給之多自己出未嘗少靳貴要欲求公居第則堅拒不許雖買怨不違恤閒軍中一善奬勵成就如恐不及多有起行間致爵位者每戰臨敵必揚聲曰爾曹努力圖報國家士皆勇奮有戰傷者親為裹創傅以良藥慈愛藹然撫之如子弟至其犯軍律亦不貸也精於射藝矢無虛發著射

講行於世作大字道勁有法兼善行草詩有佳語居明之西湖榜其樓曰得趣軒曰愛日有泉石花竹之勝然地不越數畝闔門千指田止二頃殆無以贍或勸以增益則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襟抱曠夷不設防畛見義敢為躬不自卹以故動遭讒謗然賢士大夫多稱述之侍從被命舉材堪將帥而薦公者八人此足以知公所存矣某識公久且與其子棋游豪爽有志事功必能世其家者以行述為請辭之不獲故為敘其梗概謹狀

絜齋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萬朝宗

絜齋集卷十六

宋 袁燮 撰

行狀

邊汝實行狀

汝實慶元邊氏諱匢世著籍於鄞曾大父諱日章大父諱用和皆不仕父承奉郎諱友誠無子子順昌丞諱友聞之子是為汝實也生而穎悟少小讀書迥然異常兒

承奉公教之嚴未嘗令出入閭巷延師家塾俾專其習黄州通判舒君烈其姊壻也篤學多聞相與處累年開其端倪故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畧矣幾冠就學城南距家數里行必歷闤闠義方益嚴日使以肩輿往來奇麗紛華不役耳目凡所以培植美質充養德性而卒為善士者家庭之教也幼習聲律長而愈工論説古今能達意所欲言辭采俊麗自律愈謹篤厚而詳慎痛母楊氏蚤喪事承奉公不少懈處宗族鄉黨甚敬以

和不自矜衒不與乖忤而人望其德容無敢侮之太學俊秀所萃師儒多當時選汝實年二十二補諸生念講學之機不可失也刻心求益甚於飢渴師無不傾盡日夜磨切智識愈明舍選較錙銖嚴梯級得者實艱汝實安義命不汲汲獨以所能屢戰摧堅卒預其選以故聲名日出領袖一齋謹守繩約諸生有請於監中規免費者汝實不許曰學校久例何可越也監官以臺察意風之汝實曰即如是吾去其職耳終莫之奪其守正如此

登紹熙元年進士甲科時太上皇龍飛策士汝實廷對數千言其略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其君可以興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治必可興於今日堯舜之道皆已具於聖心知陛下所以垂問者悉聖心所形則不必他求矣臣觀自昔人主始初清明勤於政治者固亦無間於聖人之心而明者卒昏勤者卒怠何哉雖有是心而不能自知則亦不能自信爾今陛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於政治未如其心盡亦反而求

之乎心所是者行之心所疑者去之高明光大其則不
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
矣况陛下聖明堯舜之道已具於聖心乎辭意婉切指
陳時政具有本末識者韙之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汝
實嘗受教於金谿陸公有所啓發對策之語葢得於講
切者擢第而歸不以所學為足覃思經籍探其精粹名
物度數靡不研究孜孜於司馬氏通鑑攷理亂興亡之
迹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氏亦掇其要葢其志

大故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得者豐凡其充於身行於家者皆由是得之先是承奉公齊家有法閨門肅雍表儀鄉社汝實敬承其意端槼矱嚴限制翦浮末培本實家政益修焉承奉公年踰八十恩封疊至命服光華邦人以為寵汝實婉容愉色左右無違合親賓惠窮乏觀意所欲而敬行之庭闈欣懽人無間言承奉公歿執喪哀甚寢不離次飲食不御酒肉顏色慘悴體若不勝衣猶以奪於家務哀敬不純為恨將及大祥而汝實亦病

矣平居謹肅自持雖病不改其度有問之者拱揖致敬語言酬對自若惟以除祔不時為憂氣息寖微猶能自力飭家人具祭索衰服加諸身如對几筵妻孥以其疾甚哭不出聲汝實曰焉有喪祭而不哀者命之哭益訖事之翼日而卒實慶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八娶李氏子三人長及次皆蚤亡幼子之元汝實卒後亦亡一女亦夭以從子之深為後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縣之桃源鄉石橋嶴之原自古道不明淺局之士

梏於資稟趣向之偏剛者忤物柔者順從言理者遺事博覽者溺心德厚者短於才才勝者涼於德偏而不反患莫大焉汝實天資甚粹濟以剛學甚要輔以博才甚俊養以德葢不安於偏而求至於大全其志詎可量哉狀貌頎然語若不出諸口而其中奮發勇於自立以古人為則以禮經為據事關名教毫髮必計見其砥礪節行自奮於功業者心深敬之喜讀兵書曰知兵固儒者事祖宗立國規模講之必精宣和靖康渡江中興本末

訪求惟恐弗獲充其心固將有所建立光明於時終身力學僅收一第未及設施而師友稱道其賢咸曰是篤實不欺堪為世用者聞其殁無不痛惜之嗚呼可貴也已葬有日其叔父以某交親最久熟其平生為人俾狀其行不敢辭汝實初字汝度某嘗為言子之名廣大之謂也大而不實焉用之盍配以實乎汝實唯唯遂易今字云謹狀

先公行狀（代叔父作）

先兄諱文字質甫姓袁氏明之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禄大夫諱轂曾祖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祖妣恭人石氏考承事郎諱坰妣夫人林氏先君從大父守隨無子禱於大洪之神夜夢神告曰與而二子是生先兄及章先兄資禀尤厚少小聰警讀書數過成誦詩語驚人先君深器異之為擇賢師敬待以禮日偵視顔色幾微不悦痛自刻責豈其拂之何乃若是茍悦矣而後釋然里士大

夫咸謂袁公教子可以為法而先兄亦曰吾父教我如是不自植立何以為子蚤夜孜孜苦心刻意求所以承親志者手抄口誦不知飢渴寒暑於是里士大夫曰袁氏有子其門不墜矣戍童以能賦稱既冠覃思經學尤深於書攷質非一師久久通貫得古聖賢意勇於為善而恬於進取甫踰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不懈一書精熟始更他書凡閒未嘗有二書此前輩讀書法也為人亮直中無留藏入與家人言出與鄰里鄉黨言是

是非非率由中出凡世間面譽背毀機巧鉤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能否長幼必以誠敬恂恂卑謙若無尺寸可稱者醇醲之氣藹然見於面目即其貌聽其言知其為故家遺俗也中年益務沈晦徜徉里閭無歆羨富貴之心有園數畝稍植花竹日涉成趣性不喜奢靡居處服用率簡樸然頗喜古圖畫器玩環列左右前輩諸公遺墨尤所珍愛時時展對想見其人雅尚清致俗塵不到胸次猶以是為累晚歲泊然平生所好視之

若無圃亦弗不治獨好書之意彌篤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觀書作字一如少時平旦即起日抄書數千字端勁有力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奥編隱帙多所記覽好觀歷朝故事既錄其大者又掇拾其小者為名賢碎事餘三十卷字百餘萬皆手所自抄也無惰筆雜著一編目曰甕牖閒評凡制度之沿革事物之原本傳記之訛舛風俗之變遷先世之模範與古今之善可法惡可戒者咸在每以為高明之士糠粃小學非所以通類

格物故其讀書雖以大體為本而節目纖悉亦必精研於方言聲韻字書之學尤精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槪以韻語往往多合由是以觀昔人銘詩酹辭之屬音韻若不諧者悉皆有本非苟作也字書流傳久益失真雖六經不免博攷參訂務歸於是偏旁點畫毫釐不遺榜所居小齋曰卧雪自號逸叟人皆戚戚我獨恬愉至其憂深思遠時亦愀然不樂其行己兢惕其處心慈祥其於鰥寡孤獨貧不自勝者哀矜惻怛如己疾痛宗族

有吝於財者力雖不及獨屬念不忘諸孫滿前撫愛均一無有厚薄童僕有過不加譴責勞則佚之病則藥之撫之如一體仁不嗜殺所全活飛潛之類不可勝數惟不肯治產業為後日計或諷以稍立基址者油然笑曰人自不達耳德則不勝多藏何為吾以清德傳家其為基址不既多乎訓誨諸子小有不善必怒之曰汝曹不自努力其若門戶何諸子所友賢士必加敬禮每曰吾不特敬其人而其人之父兄吾亦加敬焉謂學問之要

惟精惟專恐分其志未嘗累以俗務至於世間榮辱得喪謂有命焉不為欣戚以故諸子遂其初志學者不求速成而仕者安於義命蓋家庭義方之教使然紹熙之元先兄春秋七十有二矣鬚髮鬒黑神明不衰親友咸以福壽未艾為慶而先兄獨自疑我筋力不逮往時何以能久及秋果屬疾自謂必不起若前知者區處家務稱物平施語言不亂氣度自若視聽益精明屬其子燮曰吾甓牖一書盡寶藏之鼻息漫微有所咳唾猶不以

污枉席偷然而往無怛化意八月八日也無親疎近遠
皆痛惜之娶戴氏子男五人長曰覺鄉貢進士篤學守
正後學多從之游與先兄偕抱病病且革聞先兄歿不
勝悲痛質明而殂次曰夔登進士第儒林郎新沿海制
置司幹辦公事次曰藻次幼亡次曰槱兩貢於鄉女二
人長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曁縣丞戴樟次未行孫男七
人女八人諸孤將以三年正月丙午葬先兄於縣之陽
堂鄉穆公山之原惟四明袁氏自我曾祖以儒學辭藻

起家名振一時歴事四朝直道寡合卒老一州先大父復以名節自勵嘗守東陽以法誅蔡氏黨親曹宗觸京怒得罪時論韙之而誌墓者有所諱忌軼其事先君孝友溫恭與物無競里中稱為長者至於先兄又以彊學好善有聞於鄉君子謂家聲不殞焉初東坡蘇公守杭州我曾大父實佐之志同道合倡酬篇什甚衆流風遺韻被於後昆先兄尚友前修歌詩字畫必自蘇氏編録本末尤詳此其風味淵源所自來者耶諸孤以先兄言

行惟手足之愛知之為詳涕泣有請章與先兄少而共
學同歷艱難友愛甚篤後章游太學塵下第隨牒州縣
惟先兄之訓不敢忘今其永訣痛徹肺肝尚忍言之哉
雖然本末之不錄則無以乞銘於當世君子是沒其美
也而可乎因勉强綴緝以授諸孤用求銘焉當必有能
發揮潛德者謹狀

叔父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狀

君諱方字誠之慶元鄞人曾祖諱轂左朝奉大夫祖諱

燀文林郎考諱圻自光祿以博學高識顯名袁氏始大
至於皇考端愨靖深一毫不妄取杜門隱約人罕識其
面至今鄉評推之君朝夕親旁耳目所接無非善道雖
年少時意氣頗豪逸及長克自磨揉卒為善士師事鄉
先生宮講屯田鄭公浙東簽判沈公又從從兄常德通
守講學服膺經訓尤精於詩以鄉薦舉送試禮部不得
志刻厲奮發益取三百五篇研覃奥旨鄉人為子弟擇
賢師者爭館致之東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踰粤嶺風木

淒吼飄然往來其間安於所遇顏狀自若敝廬纔蔽風雨薄田不足於食婚嫁頻仍生理日窄戢藝又輒左次人所難堪亦不慘戚焉每曰吾不能自奮其身獨不能教子乎夫學殖也長之養之今雖未獲獨不在桑榆時乎家教既嚴復受業於鄉曲之望故諸子皆篤志而仲子洽遂擢儒科人皆榮之君曰是進身之階爾丈夫植立於世一第而已乎及洽官會稽以廉勤聞受知於帥期以遠大君始差自慰焉年寖高倦游場屋慶元五年

以特科補雍州文學踰年調迪功郎鎮江府丹陽縣主簿舊得末疾沈綿歲月及瓜幸小愈親故勉使之官君曰竊祿養痾非朝家設官意亟以祠請監潭州南嶽廟俸入無幾闔門仰給重以醫藥之費節約自持取不涑餒而止護衣篝一獠婢不憎疾之茍可役使而止病體支離猶能自力接親舊無倦容嘉定二年六月庚午卒年六十有七娶范氏男三人浹洽漸洽今為文林郎前南安軍大庾令二女適顧應龍貝自明孫男女七人明

年九月丙午葬於縣之陽堂鄉南嶼之原君內無城府外蔑巧令神安氣清履道平坦人有過忠告之或面折之不恤善則亟稱揚之直己而發無容心焉舍後小圃花竹秀野時游息其間命酒引滿百慮冰釋不知宇宙之寬此身之微也尤喜賓客投轄共飲非盡歡不得去胸中渾融如古達者不慕貴勢不諂上交不責人以所不足其心休休無所怨恨與夫執德不固僥倖苟求不得則熱中忿恚者不其大相遠乎參知政事樓公篤於

雅故念其病且貧也存問不輟遺之良藥以扶其衰日覬其愈而君則死矣宅穸有日諸孤貽書屬狀其行將請銘於樓公雖我叔父之賢可攷不誣而辭之不達懼無以發揮也猶豫久之旣而釋然曰兹不過紀實爾不假諸此銘不可得將無以為不朽之託是沒叔父之美也而可乎乃述其平生大概而謹授之謹狀

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徳府行狀

公諱章字叔平慶元鄞人曽祖諱轂左朝奉大夫知處

州贈光禄大夫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考諱垌以公升朝累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倉部守隨朝奉祈子于大洪山之神夢與二子是歲生某之先君明年從倉部官京師而公生焉公天資儁敏十歲徧誦五經十二能賦翹然秀出奇童之譽籍甚而嚴重靜深不茍言笑識者知其偉器朝奉志尚高潔恬於榮利惟教子是急金先生彦博模範一鄉俾公受業日偵伺顔色惟恐毫髮不當其意

未有室家為之聘娶餉遺無虚日公承親志愈自刻苦
日不足繼以夜隱几而寐覺復誦書聞者異之曰是固
未嘗寢耶居庭闈間婉容愉色無纖芥子弟之過一日
燕語偶字姊壻朝奉曰姊壻尊行也奈何字之自此未
嘗語及其字執喪哀毁幾於滅性火葬其體會莫之知
其篤孝如是既冠志氣彌强從李莫二先生質疑請益
聞見日廣諸經皆通大義尤邃於書入大學交友皆英
俊有司程其藝能屢為之最公試高等其選甚艱嘗再

得雋焉自秦丞相柄朝諱言程氏學士以雕琢靡麗相高公介於其間人所不嗜日嚌嚅之時見謂樸學戰或不利公持之不變退而授徒於鄉以所學淑後進開明良心消釋鄙倍從游者日盛里中推為碩師年幾五十未脫韋布磨礪不倦尚書汪公應辰以鴻儒領貢舉取士先本實後詞藝公始得在選中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左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主簿始至講求利害見其封畛廣戶口衆而恠其征科之難也悉索累年簿書攷

校其實而寘諸廳事多寡强弱官有定賦而有田者不得不輸雖老姦巨猾無敢復為欺者傳之後人遂為經久之利用舉主闕陞從政郎為泰州州學教授秩滿教授和州淮俗安於故習知學者鮮庠序雖設視為游戲之地羣焉而食既食而出以為常公曰士豈有不可教者每旦入學招諸生勉以進修毋自棄暴訓之以禮義之大經聖賢之旨趣陶染濯熏善端既開矣則又束以規矩出入必時課試如式所以防其放逸者具有條目

有來見者不以蚤暮寒暑從容延接隨叩而鳴如一家

中丈子兄弟款密無間時人以為真能任職高宗慶壽

及光宗登極恩再循儒林郎用薦者改通直郎簽書南

康軍判官廳公事郡事清簡號稱道院而朝夕勤勤不

敢以無事處若振窮民懲猾吏蠲逋負療疫疾一時善

政力贊其長如恐不及僚吏有善極口延譽若自己出

有過委曲覆護冀其感悟守有長於治郡以能吏稱者

人少合其意于公獨心服時就見之既還朝語中都士

大夫曰吾之為郡得賢者佐之爾問其人以公對由此名重朝廷皇上踐阼轉奉議郎祀明堂賜緋衣銀魚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踰年通判常德府待次於鄉年登上壽精明不衰晨起整衣冠熟復周易一卦折葦行與賢士交講明立身之要日進不止每與人曰吾以貧故愧未納禄可亟望為郡耶將申祠請藁具而屬疾彌月弗瘳遂致其仕轉承議郎病且革神色怡暢語言自若略不及家事晏然而終實慶元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

年八十娶汪氏封孺人二子燾熹皆先卒孫男二符策女二適進士戴廙吳楠曾孫男二曾孫英孫嘉泰元年九月壬申符等奉其喪葬於慈溪縣西嶼鄉東嶺之原公於學博自少至老未嘗廢書雖疾病不去手曰吾每觀書不知沈疴之去體也對賓客無雜言問古今事其答如響有一不知深自愧怍嘗從人借書手自抄之蠅頭細字一一精謹洽聞多識殆少其比而謙恭自將與人言如恐傷之雖幼且賤一與均禮書字必楷小心齋

肅行步卑弱如不勝衣晏居危坐劇暑無惰容筆古人格言日日對之以自警勵小有差失必載之冊謂之書過聞人一善亦手識之謂之日志食味不重衣服不華小齋容膝無一長物几席凝塵恬弗為動忤之而不慍迫之而不驚事雖方殷從容處之未嘗疾言遽色如春之温如玉之潤如麒麟鳳凰之為嘉祥古所謂德人之容睟面盎背者公信有焉進退窮達安於義命海陵將終更薦書闕下宗伯許之剡奏曰少俟兩月其可公曰

來者獨不欲得錄耶利於己而虧交承之義吾弗忍也
遂去之時宰欲處以京局辭焉或問其故曰吾老矣能
復奔走車塵馬足間耶常平使者行部南康亟稱其賢
欲表薦之固止之乃已其靜退類此臨財亦然非其義
一介不取居官廉靜以法不以例及可以取可以無取
者未嘗輒受主郡王公正己將漕淮南首以薦牘及之
或問之曰他人求而不得此不求而與何耶王公曰吾
覩今人宦遊而歸鮮不買田而斯人鬻産以自給廉可

知矣吾是以推之里中有冒法抵罪室廬入官者公輸錢于郡既得之矣其人踵門拜曰某不幸自速其禍孥無所歸願公垂憐立索槖中錢數萬畀之無難色或言歲所入微宜稍廣基址公曰昔人為仕宦貧好消息也吾敢豐殖以自取戾迨無所增卒之日室中蕭然無以棺斂貿貸而後辦自擢第至歿餘三十年而生理若是聞其風者可以自警矣某年十有五奉先君命學於叔父殷勤教督不啻己子自是每見無不傾盡抱其貌耳

其言孝弟恭遜之心油然而生某之官於越也貽書語及新功自謂胷中融融有無涯之樂某竊惟耄期稱道不倦古難其人而況今乎他日還鄉朝夕親炙庶可少進此念方切而公則死矣樂弗及羞斂弗及視晬和之貌不可復見丁寧深切之語不可復聞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符等將求銘屬某敘述其行某不敢辭則泣而書之謹狀

李太淑人鄭氏行狀

曾祖中節故不仕妣鄭氏

祖正倫贈奉議郎妣孺人陳氏

考昺故任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贈中大夫妣

令人林氏

太淑人諱和悟福州閩縣人也其先家於光之固始五

季末徙焉三世俱有令德至運副公其門始大嘗為樞

密院編修官因奏對受知於孝宗將驟用之或梗之而

止既歿主眷猶不忘太淑人穎異而孝謹為兒時聞人

誦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輒流涕不止長而愈篤每與人言必以孝悌為訓故刑部侍郎湜其季弟也志操堅正談論無不契合宗族姻黨翕然稱之曰是真可謂賢婣弟矣年二十三歸於故朝奉郎監都進奏院贈正奉大夫李公諱松戶部侍郎忠肅公諱彌遜之子紹興中秦丞相決策議和忠肅力爭之坐是閒廢不用張忠獻公帥閩深念其貧以書招之分俸給焉遂挈家自臨漳歸於三山守道固窮嘗賦詩曰不

作田舍謀不為子孫計旁人大笑之不會箇中意海内
咸高其節正奉公恪遵先訓寓居精藍不調者十餘年
無田以自給無禄以代耕一室枵然有人所不能堪者
太淑人安之自若經紀家務身親其勞秋毫不以累夫
子奉其姑碩人徐氏謹甚日進甘脆承顔順志周旋無
違賔祭之費有所不足鬻簪珥不靳及正奉官中都脫
州縣之勞以為自是少泰矣天不假年齎志以歿李氏
之窮殆未易瘳也然忠肅之忠貫通神明正奉又能守

家傳清白之操世載其德豈遂湮微而不振乎厥後二子皆能超然奮發歴官中外聲名煒煌於是士大夫皆曰積善之後慶果有餘矣然太淑人教督愈嚴每曰今日之光榮而祖而父之德也其可稍自侈汰而不念前人之清約乎培本根續氣脈惟恐家聲之或墜識高慮遠殆少其比壽考康寧備膺五福葢有相之者嘉定十二年四月己丑終於金陵之府治享年八十有四七封為太淑人子珏寳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江淮制置使兼

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琪朝奉郎守國子司業兼玉牒所檢討官三女長適鄉貢進士陳景傑次學浮屠法次適免解進士劉砥孫男四人修通直郎新知邵武軍泰寧縣任宣教郎江淮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似丞卒億尚幼女五人長適承直郎葉棠次適奉議郎浙西常平司幹辦公事何處智次學浮屠法餘皆幼曾孫男昌朝承務郎女尚幼是歲某月某日二孤奉其柩與正奉合葬於閩縣大義古城山之原太淑

人秉心篤實形於氣貌見於言語無一毫矯偽以此事

上以此接下尊卑長幼交相敬愛和氣滿堂内慈而外

嚴閨門整肅不過於嘻嘻以失其節不傷於嗃嗃而情

意不通雖古人齊家不越於此而太淑人乃克為之可

不謂賢乎居處服用崇尚素樸不喜浮靡諷誦佛書深

味其旨有所感發每曰此可以明心見性乃受用之地

火宅塵網不可染著以故神爽不衰年垂七十躬執婦

道定省無闕儀狀豐碩進止雍容如山如河可觀可象

尚書累更重任凡所歷官每見卹民利物寛刑恵下喜
見顔色有儁京兆之母風討捕峒寇全䕶江淮尚書勤
苦至矣勉以王事盡忠圖報其迎養中都也體力尚强
間至湖山覽勝不勌司成持浙東使節亦就養焉田夫
野叟夾道觀迎炷香羅拜誰實使之或者尚書舊收是
邦與部使者俱有善政越人徳之故敬其母亦如是耶
此亦足以知家庭教子之驗矣及板輿至金陵時方多
故思念鄉闗歸心日切尚書累表陳情庶寛慈抱天子

以重寄在焉未許也變興庭闈遂至大故聞者皆傷惜之嗚呼在家則為賢女既嫁則為賢婦為賢母自初及終無有玷闕蓋生長名門而又作配名族風聲氣習薫炙涵濡所以臻此豈世俗所能知哉某筮仕澄江得與尚書同寮升堂拜母首尾三載屢獲進見及尚書通守四明保釐東郊入儀從槖皆得瞻望慈顔且侍燕席心服其賢起敬起愛聞訃驚怛念此賢母不可復見矣能無悲乎二子㨨其善行屬某次第之某不敢辭稍加隱

括識其梗概以求銘於當世宗匠必有能發揮盛美傳之無窮者謹狀

絜齋集卷十六

絜齋集卷十七

宋 袁燮 撰

墓表

端明尚書何公墓表

於皇我國家受天眷命光有四海德澤洋溢中外敉寧盛極而衰金人肆毒爰俾逆臣張邦昌盜據宫闕㩼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公深忿疾之首倡大義率

經制使翁彦國知淮寧府趙子崧都水使者榮嶷登壇歃血共赴國難而公之前鋒獨先至京師邦昌懼亟迎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纔兩月高宗皇帝正位宸極炎祚絶而復續國威跆而復伸雖由聖徳格天垂休無疆亦頼夫忠臣義士相與畢力挽回正道所以臻此公於是時不可謂無功矣而議者猶以順昌不守少之嗚呼順昌之前守以十月去公實繼之樓櫓不葺師徒單弱器甲不堅岌岌乎其不可支矣而以死守之餘五十日

敵勢益張潰圍而去一子二女棄而不顧誰無天性大義所激忘其為家也可不謂忠乎既而招集散亡敗賊趙隆輩因併其兵明年四月遂有勤王之舉距順昌之陷日月未久也倉猝擾攘之間經畫有方兵力增壯於是謁高宗於濟陽建請南京實藝祖開基之地方贊聖明纘承鴻業可不謂有功乎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君子所以比德於玉也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名將所以轉敗為成也何獨於公而責之無已哉公諱志同字彥時處

州龍泉人也先世積徳迨公之皇考清源郡王致身元宰其門始大繼擢儒科益懋遠業寖通顯遂世其家益嘗為刑兵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可謂榮遇矣而卒以煩言褫職時予時奪至其末也僅復徽猷閣待制幸天子仁聖深知忠誠卒保持之此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徳者耶始高祖父光禄公雅聞公名以女歸之累封淑人曾大父倉部公親友之好始終不替逮我先君聞其事亦能言公賢徳甚悉公之曾孫處恬肄業上庠其官中

都時與往還語及先世喟然而嘆屬所以表公墓者某不敢辭若夫世系履歴之詳公壻丞相康伯所作行實及朝散大夫邵彪之誌其墓也已備言之矣兹不復著獨著其大節表表可紀者夫舉世混濁獨清則難楊朱黒翟之言盈天下能言距之者孟子即以為聖人之徒貴其僅有也炎運中微舍順從逆恬不知非肩摩袂屬於斯時也發於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萬夫之特有如公者又豈可摘其疵而没其美哉某是以推尊之

曾祖遺事 原註袁氏墓表曾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記有之曰先祖無美而子孫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先倉部之本末誌銘中既詳之矣而尚有遺者可無傳乎蔡京為宰相姦回不忠李林甫盧杞之徒爾公自軍器少監出知婺州往别之因問焉曰不知太師於婺州有何親戚此亦人情之常談爾怒而答曰京無親既到官朝廷方嚴刑杖之禁寓居武臣有曹宗者輒用之逮至庭下詰之曰今官司且不

敢慢令汝私家也擅施之可乎不答而以指擊其所服紅鞓帶意自以為有官也公怒而械之獄數日死焉乃京親黨閙之大恨公由是鐫秩尋丁太夫人憂服除留滯於外久之始拜隨州之命聲稱甚著名為省郎自豐亨豫大之說熾竭天下之力謂之享上獻諛者袂相屬公因面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此奏最為明切心知其難言忠愛不忍緘默黜知泗州未上而敵騎至闕矣夫典州而不阿大臣立朝而敢進忠言人臣之大

節也而誌其墓者以為鐫秩補外皆非美事不能備載可為太息某懼夫久而泯沒不傳於世自陷於不明不仁之域故表而出之俾世世子孫知先世風節如是興起於心慕而效之亦不為無補云

先祖墓表

公諱垌字卿遠明之鄞人也曾大父諱揆贈太中大夫妣施氏旌德縣君大父諱轂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妣葉氏永嘉郡夫人考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

倉部郎中妣石氏恭人光祿公以儒學辭藻擅名當世倉部公亦篤志遵業無忝前人而袁氏一門於是始大公在母纔七月足跌而生氣稟甚弱而為善之志則不可禦蚤夜孳孳思所以不墜家聲者服膺儒業充養德性家再世二千石而恂恂退遜甚於寒素軫念窮乏施予不倦侍倉部守婺及隨寒士有來謁者必訪其所寓以私錢給之時時造可食物散於城外以惠貧民或捐錢與之前後所濟不知其幾矣母夫人一臂甚痛殆不

能舉公遍觀隨之城中佛廬像設有支體不具者皆補足之費無所靳毋夫人中夜而寤謂倉部曰臂不復痛伸縮自如矣人皆以爲誠感倉部澤及一子埴始受命而卒法當公補授弟增欲之推遜無難色太守梁公汝嘉惡厥弟之攘也弗爲保奏弟不敢違公亦終不自取老於韋布無纎微不滿意一惡少年無端肆駡衆不能平請訴於有司撻之以懲後公不許曰駡我如駡風然撻之亦如撻風然駡我於我無損撻彼於我復何益不

如己之每事舒緩獨於教子甚急隆於師範禮敬甚備
日餽之珍膳而伺其顔色欣喜則以自慰或有不怡必
研究所以然者其受室也聘幣酒肴之屬一取辦焉師
感其誠為之盡力二子亦不敢怠為學日進見稱宗族
鄉黨夫人林氏和柔靜專無妬忌之行欲為公買侍兒
一二輩以奉巾盥再三言之不從清虚寡慾惟以觀書
賦詩鼓琴自娱詩律精嚴詠物得物外意若不迫切而
咀嚼有味工莫甚焉夫人先卒鰥居晏如五夜不能復

寐披衣暗坐琴聲清越發於衽席翛然有出塵絶俗之趣不治產業不營室廬矮屋數間人情悶悶而公雍容自若身世兩忘負販者入門問價若干如其言畀之不減一錢其黨類相戒俱以實告無增價者誠心貫於金石美名溢於閭巷皆曰今之古人也享年五十有九與夫人合葬於縣之清道鄉榆村港戴岡之原長子文以子恩贈通議大夫次章登進士第終於承議郎通判常德府於是榮及其親贈公朝奉郎林氏安人女適鄉貢

進士林顥孫覺鄉貢進士燮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南京鴻慶宫藻焘熹櫄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孫女
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進士吳适曾孫喬宣
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符國
子監進士甫朝奉郎權知嚴州商承奉郎監臨安府新
城縣稅貢丙向曾孫女適進士戴廙吳埜陳定從事郎
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宝進士樓槊國學進士鄭景淵忠
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懋進士舒鐻紹興府鄉貢進

士李師説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𤣥孫衡國學生衍復從徽衛女五人嗚呼古人貴世家所謂故家者非喬木之謂而世臣之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叔向所以傷晉之衰也然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之金張八葉宰相如唐之蕭氏也名位雖崇而不皆賢亦何世之有如東京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徳俱隆斯可謂世家矣吾家之先世雖或出或處迹若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得不謂之世家乎後嗣

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於傳有之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唐虞之賢臣所以獨隆於古也士之模楷於是乎在故併及之

先公墓表

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諱轂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妣恭人石氏考贈朝奉郎諱坰妣安人林氏公篤厚而聰警方童丱時不煩督促自喜讀

書倉部公雅有知人之鑒謂公與弟章異於他孫長必
能以儒學奮發爰取夫敏而好學出言有章者而命名
焉朝奉公為子擇師金先生彥博授徒里中時論歸之
命公從學而遇其師甚厚殆罕其比鄉人談及此事皆
云當以袁氏為法親歿之後追承先志復受教於李公
大辯莫公冠卿吳公化鵬三先生充其所未及以能賦
稱且覃思經籍學業日富取一第易爾顧場屋小技難
以立身揚名不復汲汲而務學益勤一書精通始閱他

書歴代史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説咸采取焉前輩諸公
一言一行萃而為書目之曰名賢碎事手抄三十巨帙
無一字不楷雜著一編名曰甕牖閒評捜抉隱微辨正
訛謬雜然具載尤詳且確今高明之士粃糠小學非博
通之道公則不然節目纖悉亦必精詳取古三百五篇
參之方言而槩以韻語有若不同韻而實相協者則會
歸於一其於字書偏旁點畫毫髮無差榜所居小齋曰
卧雪自號為逸叟有園數畝日涉成趣性不喜華侈屋

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古器圖畫則深好之每獲一物欣然有喜尤寶先賢遺墨時時展對想見其風度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年踰七十盥櫛纔罷抄錄不輟為人直諒中無留藏言語率由中出面訣背毁巧諂鉤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長幼能否一以誠敬醇醲之氣藹然面目乳母范氏漢東人也金人之難公年始十一生之全之緊保護是賴闔門四千畝田契囊以自隨無所遺失遂老袁氏躬率

子婦奉惟謹年八十六而終𣳭慕如童穉以禮葬之歲時祭焉至於今不廢僕病藥之不避癘疫迄獲痊愈仁不嗜殺在窘乏之中海螯珍羞不以自奉常縱之江及他物命多所全活此豈區區為口腹計者比哉勉力諸子専精簡冊未嘗雜以塵務不治産業或諷以稍立基址油然笑曰子孫賢乎自能植立何必遺之資財且吾以清白傳家其為基址不既多乎諸子所友賢士肅加敬焉抑又敬其父母此亦所以訓厥子也至於伸屈得喪

謂有命焉弗為欣慼家教如是豈不大異於流俗乎居約既久有所假貸計其本息而盡償之崇陵御極之初詔盡蠲所負窮乏之者相慶公獨愀然曰豈可以霈澤而負吾心哉償之如故鄉閭間敬誦其賢曰此吾邦之嘉瑞也紹熙元年八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娶戴氏免解進士諱晃之女聰明靜專自幼嗜學多識前言往行作字得顏體相夫子儉約勤恪而勉以正道三年正月朔旦卒享年如公之數合葬於縣之陽堂鄉穆嶺

之原長子覺鄉貢進士次夔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南京鴻慶宮次藻次未名而夭次櫶以累舉特賞補
官終於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長女適宣教郎紹興府
諸暨縣丞戴樟次適進士吳适孫喬宣義郎知紹興府
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
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貢丙向孫女適進士陳
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宗進士樓槃國學進士
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懋進士舒鐻紹興

府鄉貢進士李師說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曾孫衡
國學生復從薇衛女三人燮之陞朝也贈公承事郎妣
孺人後累更郊霈及該思恩贈公通議大夫妣淑人初
光祿公秋試開封實為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
錢塘蘓公作妝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
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注家以為同試館職實無是
事益之爾公既修乃祖之業而又忻慕蘓公之為人
諷誦其言語依放其字畫曰此吾平生所深愛至老而

不衰者襟韻灑落有前輩風於是可占矣某叨塵一第實公教誨之力肅甫復踐世科而甫對策第一沿流求源豈敢忘哉而德銘未立可為痛恨姑表其墓以詔來者此亦歐陽公瀧岡阡表明著先世賢德之遺意辭雖不違要非溢美亦所以取信云

誌銘

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

洪惟我孝宗皇帝仁覆九有與天同功牧民之吏必精

選擇迺淳熙二月二日癸巳詔以玉牒趙公知岳州命下之日公論翕然曰此天支翹楚也熟於臨民久著聲績牧養之任真足以當之越五年領郡事果稱厥職大得民譽當臧否法行之初帥漕憲倉皆第公高等求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夫天下有一日不可輟者其惟學乎公早歲精勤結交英俊親炙既久磨厲不休寫古佛廬以居設五書案已處其中諸子旁列日以古聖人賢人之書課以常式發其奥義父子自為師生

教學相長公既以良牧著稱諸子亦皆則象其賢有聞於世學之為益不既信矣乎公諱善待字時舉太宗皇帝之七世孫而濮安懿王之五世孫也曾祖太師岐王諱仲忽妣夫人向氏祖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諱士說妣夫人向氏焦氏考銀青光祿大夫諱不柔妣太寧郡夫人郭氏公初以袒免恩補官當紹興甲戌之歲監四明作院秩滿因寓居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換左宣教郎知崑山縣丞歷江陰縣通判吉州遂知岳州常平

之儲丞之所職也大抵蠹於移用公執法以拒之會朝廷遣使覈實鄰邑多以虛數被遣獨崑山無斛斗之虧又以郡檄市絹旁郡端已核姦費省十一先期告具時方贊劇邑而風采已振若老於吏事者其胸中固超卓矣江陰有馬氏者積年不輸賦一日以訟至庭詰之不服械之囹圄不三日盡償所負自是來者繈屬至於貧民下戶則發其有餘而代之輸恩惠浹焉軍有市舶務公兼之未嘗私買一物人亦不敢干以私高麗之至者

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語人曰吾聞長官清正所以來此殆書所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者耶其倅廬陵也嘗攝郡政時方和糴江西吉當十萬石官吏白公本錢未降而省符屢趣計將安出均之諸縣其可公曰令八縣之民輸米郡倉斛計四十八萬凡水脚等費皆變米得錢市商牟利由是傷農其可重擾乎若使以米代錢公私俱便行之不疑民果樂從比新大守至糴已足矣敏於集事類如此諸司以課最奏天子始知公器業不羣

遂有彝陵之命其陛辭也奏陳六事施行者二一論江西旱傷秋苗減放矣督隨苗錢如故無所從出必斂於民棊之便孝宗曰卿言是也無母安得子乎又言新制宗子取解減舊額十之七非祖宗勸誘之意請視太學國子監取士法而稍優之孝宗嘉納尋更制如公言岳之平陽有以盜獄上於州者公閱按疑非真盜屬理官究其情乃尉曹鍛鍊二商强之誣服以日月攷之民之被盜也二商實在襄陽驗之而信遂直其寃又有盜法

當貧命奏裁乃以死報吏請奉行公不可再為奏獻卒免死平江産茶販夫集焉吏繩之急或激而為盗有執十餘輩以犯法告者公曰地産茶官收税法也倍其征而縱焉關市之賦減三之一魚湖河渡減三之二仁聲四達商賈輻湊而財計益豐矣乃葺官舍乃築賓館乃繕兵器春秋都試義勇民兵藝精者厚其賞卒徒爭奮又以餘力闢燕公樓一邦精采俱變理財足用績效立見而無聚斂之虐剖煩決滯恢有餘刃而無矜衒之累

可謂難能矣然直道而行不能委曲徇物葢自乃祖安康於靖康之難能死節秦丞相誘銀青以内郡竟不能屈氣脈流傳大率堅正自持不肯碌碌所以公亦若是嘗以征税事忤湖南劉帥衡帳奏公違法税米左遷一秩掖垣力辨其誣遂寢前命後劉得罪罷歸舟過洞庭迎餞如禮無纎微芥蔕人益重其量計使之推揚者已去而繼之者抗章誣劾卒以此罷閩郡士民皆深惜之公性廉而惠未嘗妄取而喜周人急俸入有限所餘無

幾力不能辦一廬復還曩時所寓蕭然敝陋殆不堪處而公晏如也明年主管沖佑觀漕復言公守岳妄費詔湖北憲司究實無一侵隱可謂明白矣周益公時為樞密使盛稱公廉直有守丞相欲為直前誣或者梗之公安之若命未嘗汲汲也及沖佑滿秩丞相乃以究實之奏敷陳榻前欲畀以郡梗之者曰是人雅意藩幕遂授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未上得疾終於寓舍實淳熙十五年十月丁卯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十二月安厝於鄞

縣桃源鄉黃嶼山之原平生雜著釐為十卷娶開封崔氏生一女而卒再娶即墨李氏子五人汝述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樞密都承旨汝逵朝奉大夫新知婺州其一未名而夭汝遇朝奉郎監登聞檢院汝适朝奉郎通判臨安府五女長適修職郎武進尉劉敏功次適進士楊宗元次適陳龠次適王津其幼不育而歸劉氏之女則崔出也孫六人丞長者三崇鎮崇絢習進士崇滓登仕郎孫女四人長夭

次適進士汪龍紀次適承務郎荆湖北路書寫機宜文字莫徳和次許嫁童子免觧胡燧曾孫必常公終於朝請大夫而贈崔氏為宜人及諸子該恩贈公為宣奉大夫崔氏為淑人季氏以公恩封宜人以子恩累封太碩人公西北流寓安於清貧而主饋甚賢躬履勤約寡居之後經紀家事凡十年始畢婚嫁四子繼踵登科人以為榮而庭闈訓誨日益切至性行高潔氣貌崇深博覽圖史通達義訓以嘉定十年四月丁卯終於貳卿之官

舍享年八十有三諸孤奉喪東歸十一年某月丙午祔葬於宣奉公之墓貳卿既除喪語某曰人所謂怙恃者以有親也今無親矣豈不痛哉先公之薨今餘三十年矣内翰高公雖詳著其善行而銘猶未立每以為歉子知先生之深者也幸為我申述之惟公德業俱茂為時宗英名迹相繼侔古世美豈寡見謏聞所能稱賛雖然早登公門屢獲親炙心服其賢兹得附託以垂不朽固所願也況請之勤勤乎乃不敢辭敬承其命銘曰太宗

八王源深流長燕及諸孫彌久彌昌英皇繼統濮為近

屬壯哉維城屹乎天族公之祖考巍巍堂堂英名勁節

㶿然有光公實繼之終身力學匪玩其華由博趨約夫

夫婦婦正家以躬施於有政取之不窮為善日積亶有

餘慶諸子崢嶸高門日盛周以宗强當今亦然翼我皇

祚於千萬年

祕閣修撰趙君墓誌銘

慶元初某備數戍均忤權黨意未幾去國為撫屬淅東

蕞爾孤蹤難於自立而觀察推官王㒨趙公一見如故交相與款語了無藏襲知其為直諒之士而察其器能超然逸羣是非立斷有不可及者每推許之曰他日得志其將有可紀之績乎既而某言果驗嘉定中同官於朝相得益深間闊雖久日覬其恢此遠謨而公則亡矣追念疇昔盡焉痛心今樞密院檢詳公之季弟也貽書求銘某不敢辭公諱仲夫字信道魏悼王七世孫也曾祖劼之修武郎妣郭氏安人祖公義忠翊郎妣皇甫氏

孺人考彦軾承節郎贈中奉大夫妣段氏連氏俱贈令人建炎間大父始居平江之常熟公初以恩蔭補承信郎監南嶽廟擢紹熙元年進士科主處州松陽縣薄再調紹興府觀察推官帥尚書單公方以能吏自名健於裁決嘗以休日至都廳他幕僚無入者而公獨審問兩詞如常時單公心善其匪懈與之語大奇其材亟表薦之添差幹辦淮東茶鹽司改宣教郎知揚州江都縣邉隙始開宣撫招討諸使咸在百需交至供億靡闕常隨

發運使過都梁忤其意索負糧百餘驢且屬公部之地非所隸人孰吾從公曰此欲以乏興罪我爾畢力營求得半而循環焉事集倉卒甚整而辦人以為難敵游騎三四騣騣逼揚大帥郭倪皇遽無策公曰揚淮東根本外應援承楚内蔽遮常潤所係不輕何可忽哉推官應君謙之佳士也公與合謀固吾壁壘以待其敝於是我之義武民兵有洩三塘水以灌其西者敵始引去微公堅守他人何所効其力哉通守山陽湖海等作亂趙使

君師廹與武鋒軍帥張瑀不咸瑀不即討捕公語之曰郡守以知軍事為職軍旅之柄蓋兼領之矣駐兵其地而無所稟承可乎瑀怵惕聽命公復語其所遣將校以擒捕方畧迄於授首繼安豐軍帥黄公度之所薦也朝旨散武定卒復為耕農凡二萬四千有奇安豐居其半始紛紜未奠厥居桀黠者相挺為亂公雖寛大愛人而重為民害者終不汝貸壞散其黨以漸除之姦民懼焉既十月差知楚州楚與敵鄰纔隔一水青齊間羣盜稆

獗論者皆以為敵人叛亡無日宜結楊劉之黨為夾攻計公獨曰不然固吾圉防衛實於今為宜不惟叛亡是納俄有劉顯昌者實至漣水力求納款公亟調兵為備而遣官屬諭之一夕而遁城東舊有重濠歲久湮塞則浚而深之西南有老鸛湖其水散漫則陂而蓄之或獻議於朝謂淮陰之門戶縣北遺址俗呼為甘羅城六朝駐兵之地盍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視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來其衝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餘十里小

清河直縣之西冬有淺處不可以舟大清河直縣之北
與八里莊對紹興間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綠
上以爲此地要害若遷縣治板築於此形勢增壯過於
淮陰故城從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創也以職事修舉增
秩除軍器少監纔三月除右曹郎官越月以直祕閣再
任又六月陞寶謨閣知廬州東西有兩柵肥水貫焉開
禧用兵敵攻東柵軍民悉力捍禦敵退之後帥臣田琳
亟環甃之西柵未及也公帥將佐登陴覽觀具見其踈

漏敵所必攻爰請於朝建三洪巨門以殺水勢樓櫓壯偉横跨門上視東柵有加焉復建議包築故城爲久遠規故城者唐張崇所築廣十九里有奇然興兵禍夷爲丘墟乾道中郭親軍振請城之亟欲就功縮舊址三之二創築新城十五里俗呼爲月城此城既築而合肥縣及市北居民皆隔於外者老有棄而不顧之怨邪遂於斗門外築纒堡以護之其狀如月故亦謂之月城此亦足以稍慰人心矣而故城未復緩急終不可恃合力増

築既高厚而加甃焉此則公之志也方將經營俄敵至
浮光公亟集僚佐訪所以應援之策廬為今都會而城
中屯兵不滿萬人或勸公盡發以往公曰廬距浮光五
百里而遠距濠豐二百里而近敵兵必由濠豐渡淮今
道浮光安知不為聲西擊東之舉我若悉師於西敵乘
虛奄至合肥失守直趨歷陽窺我江滸將若之何郡兵
鈐王辛舊武定軍中才之超衆者也銳於立事名而告
之故踴躍承命集武定騎卒得數百人辛曰足矣兵不

在多當以奇取勝公又擇帳前之勇敢者各數十人與俱且以强勇統領于公輔陳剛爲之繼公輔精審有謀足以守城剛拳勇敢鬭足以出戰若濠豐無他即令剛提兵以赴浮光約束既堅明矣會安豐報金欲以舟師渡淮合肥父老相率詣郡乞留陳剛以備不虞公不得已别遣三將及金陵出戍郭統制代剛而行翼日諜知安豐之兵不果渡即遣剛如初王辛果以捷聞陳剛繼至鏖戰復捷敵由是遁制府不深察謂緩遣陳剛奏公

為畏怯奉祠而歸復以臺評罷祠奪職而不知王陳之功發蹤指示公實使然也人皆冤之安於義命不以介意踰年天子知公之忠先復其職申以召對公言制敵之策規模當先定不可以緩圖若欲與戰而吾所謂之兵彊弱不分勇怯相半弱者未戰先怯強者不能獨勇以此攻取勝胡可必若欲與和而吾備禦不周苟求安靜縱彼久困之餘意在休兵焉知其不邀索於我為今之計莫若以守為主俟其可戰而戰則是以守為戰俟

其可和而和和則是以守為和和不可恃則戰戰或未勝則守合和戰守為一操縱在我彼豈得而邀我哉國初軍兵轉至指揮使有功遷刺史政宣以來始由効用循襲至今自將佐至於隊將例以効用為之間有一二為制領者而軍兵則止於受宣自都虞侯以上不復可轉而以額充軍兵者少求為効用者衆不均如是能無偏乎宜叅稽舊法比折換授時論者皆以為然除金部郎官未越月京畿撡計使僉謂非公不可除直敷文閣兩

浙路轉運判官公究心民事深知州縣催科至為民病建臺之始揭三大弊嚴行約束鏤榜著明所在觀者舉手加額將及二年不動聲色而條教自孚不待督促而財用自足得人之效燦然可觀矣然公自捍邊以來備嘗艱阻久而得疾上眷公不已進職二等陞副使以寵嘉之公力請奉祠詔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閲月而疾作遂至大故實嘉定十五年四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議大夫贈祕閣修撰娶沈氏封宜人先公

三年卒葬於湖州武康縣慶安鄉黃隴之原長子時懷承節郎監高郵軍稅務先公十四年卒次時思將仕郎長女適進士張梓次適儒林郎監戸部路遂莊大兵犒賞酒庫錢紹謙是歲十二月癸酉其孤奉公柩啓宜人之窆合葬焉公篤志為善服膺古訓不敢失墜持身以廉介為先臨民以教化為本每遇兩造在庭平心剖決惟恐傷之常曰獄重事也一涅其面即非全人况不可復生者乎山賜有非真盜而將就死者安豐有脅從而將

黥者合肥有被誣殺人而不能自白者皆力雪之獲免其哀矜慘怛如此足以見仁人之心矣初皇考中奉公樂於施與隆冬雨雪有貧乏不能自活者暮夜攜錢寘其戶內不求人知而壽至三十三識者咸曰趙氏陰德之報其在子孫乎及公繼之秉心篤厚有先君子風歷官中外蔚然時望善積而報豐於是可占矣然非不陞進也而位猶未稱非不忠誠也而人或見疑康寧好德亦既獲福矣而又不登上壽人子之心有不足焉雖然

父子俱賢氣脉相續自足以不朽豈必事事盡如人意哉質諸古人實獲我心公亦可以無憾矣夫銘曰槩人之生難乎兩全正直者才多不逮通敏者節或不堅孰如宗英守經達權捍邊有方持論無偏縱毀言以點汙迄美譽於流傳

朝請大夫趙公墓誌銘

慶元中有憸人蘓師旦者本吳中一小吏依憑貴要盜權植黨不十餘年致位通顯一時嗜進之士爭趨其門

福建常平使者趙公獨憤疾之不少降屈趣名至闕對有日矣師旦輒風言者逐之奉祠而歸明年斯人竄殛衆由是服公先見以為不可及也然更化之後猶以韓黨廢嗚呼公韓出師旦之螯韓不能庇舅甥情義若是其恕尚何黨之云乎令丞相雅知其賢欲復用之亦竟不果窮達固有定分君子安於所遇心苟無瑕得喪一也公復何憾哉公諱公升字叔明宣祖皇帝七世孫魏悼王之裔也曾祖妣恭人張氏郭氏考諱詵之左朝散

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夫人呂氏燕國夫人韓氏家於吳門之常熟自少師始公以遺恩補官歴信州司戶參軍監文思院上界改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通判幹辦江東安撫司公事丁燕國憂服除知漢陽軍秩滿選知衢州未上提舉福建常平茶鹽事主管沖佑觀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未上以論列奉祠自宣教郎九遷至朝請大夫命服金紫而食祠官之禄者凡四嘉定九年三月庚申以疾終於家年七十四公之宰金華也募鄉民為

義役條畫甚備邑人便之祠於寶婺觀刻石紀焉加惠貧弱多所縱舍達官右族督賦如式雖宰輔之家無得幸免者漢陽據江漢會因為隄城每漲流四集充激侵齧隄隨而潰公念土功之難非衆力不辦而民不可勞用尺籍伍符衣糧既從官給稍增其庸必踴躍聽命奏請從之廣袤堅壯遂為經久之利麗譙既燬復還舊貫費廣而民不知倉與漕刑建臺相若而州縣奉之緩公曰吏胥服役柄不在我乎乃檄所部凡曾以罪斥非經

本司敘理而輒在官者俱罷既又慮其已甚則令擇其
實可任者以告而姑存之由是畏威懷德應命如響閩
舊有舉子倉凡僧舍之不能嗣續者聽民佃業歲收其
入以給窮乏産育之家而申嚴不舉子之罰此仁政也
而習俗不美其請於官也故高其價使人莫我若已必
得之既而力不逮耕種失時收斂寖薄倉實不足民鮮
被惠公請仍以僧主之歲入之數不加於舊閭閻樂從
之自是民間生子蔑不舉者至於今所活者多矣公臨

事精敏而又能委任官僚人莫能間屬皆盡力而政囿

不舉賢配曰宜人張氏先公五十一年卒葬於常熟縣

吴山頂阜繼室曰宜人劉氏亦有賢行十年七月辛巳

卒子彦許訓武郎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彦詞廸功郎

饒州番陽西尉彦禾廸功郎衢州司理參軍女適朝奉

郎通判紹興府潘景夔次適廸功郎嚴州觀察推官顔

叔仁先十二年卒次以疾廢孫棡夫以遺澤補將仕郎

樞夫機夫棚夫櫟夫孫女一人頂阜之穴或疑焉於九

月壬申諸孤舉公及劉氏之喪而遷張氏之柩合葬於潤南之原其受知於公最深公之領閩倉也實為之屬時猶在選調平生未嘗覓舉獨公深念之遂獲通籍厥惠博矣每念無以報稱窀穸有期諸孤貽書請銘其承之太史士有一善皆當紀錄賢德如公而可無述乎乃敬敘其出處大節為繫之銘曰天支之貴山澤之癯道腴是味豪貴是除居官可紀史戢民舒彼譖人者巧言紛如孰知其心金石弗渝我作斯銘為公辨誣

絜齋集卷十七